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研究

◇ 洪银兴 杨玉珍

一、需求侧: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

(一)突出消费环节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转向新发展格局需要推进消费升级。以提升质量、打造品牌为重点,促进消费向健康、绿色、安全等领域转型,形成消费新模式,培育消费新业态。消费升级可以促进更优质、更广泛的消费品供给,为居民部门提供样式更多、质量更高的消费品选择。尤其是文化教育和信息消费成为热点。消费结构的这种转型必然牵动供给结构转型。转向新发展格局意味着需要对消费升级的方向给予支持和引导。

其次,进一步扩大公共消费。需要明确教育、卫生、医疗的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私人进入这些领域只是补充而不是替代。而且,扩大公共消费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消费量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扩大公共消费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仅要体现谁享受谁付费的横向公平,还要体现纵向公平,使低收入者也能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意味着转向新发展格局,需要在公共消费领域提高社保、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提升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公共服务的范围和质量,达到释放居民消费需求能力的目标。

(二)分配环节对扩大消费需求的支撑作用

首先,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首先是稳就业。就业是基本的民生,需要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的政策,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其次是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方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切实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建立健全促进工资合理、稳步增长的机制。另一方面完善要素报酬,建立土地、资本、

数据、技术等要素依据使用权、收益权获取报酬的市场化机制,使劳动者也能获得这些非劳动要素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其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居民按收入层次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个群体,我国目前是低收入者占多数的金字塔型结构。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结构是,越来越多的低收入人员上升到中等收入群体里,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对扩大消费需求来说,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相对较强,是中高端消费的主力,是消费升级的领头羊,是产业升级的推动者。我们所讲的中国市场大,不只是指14亿人口的市场,更是4亿多中等收入者的市场。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政策目标。从实践看,中等收入群体基本上是靠要素报酬获取收入的。资本收入、技术收入、管理收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

再次,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对扩大消费需求最为重要的是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主要涉及几个方面:首先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其次坚持公平原则,再次实现城乡、异地社会保障制度接轨,同时发挥好慈善、捐赠等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从而为消费者营造放心消费、敢于消费的制度环境。

(三)流通环节对扩大消费的市场实现作用

首先,建设现代标准的市场体系,克服生产和消费的市场堵点,畅通市场流通。其中包括适应消费需求的层次性发展多层次市场,健全现代流通体系和物流体系,特别要开拓城乡消费市场,提高农民的消费力。其次,发展消费金融。根据马克思的市场理论,货币作为流通媒介后,买卖时间空间不一致,

这时候信用介入就可以畅通流通,推行消费信用,就能克服短期内消费能力的不足,进而达到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当然需要防止可能潜伏的债务风险,尤其重视消费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再次,发展流通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流通模式,其中包括利用互联网+,电子商务发展线上流通,发展无接触交易服务,促进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发展。降低企业流通成本。这里特别指出发展服务经济对畅通流通渠道的作用。许多产品消费需要以服务消费为媒介。服务经济与消费经济互动发展。新型消费业态的拓展也是由服务业引导的。哪里的消费需求旺,服务点及网络就到那里去。哪里的服务业发达,那里的消费需求就旺盛。又次,规范的市场秩序。这是上述各项旨在扩大消费需求的建设的保障。扩大消费影响最大的有两个秩序问题:一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直接挫伤消费热情;二是市场价格水准直接影响支付的支付能力。因此强化并优化市场监管机制,规范市场价格形成,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可以使人们在良好的消费预期中扩大消费需求。

二、供给侧: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

(一)疏通产业上下游关系,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

产业链循环的畅通既涉及需求又涉及供给,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存在前向和后向的需求问题,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也都存在供给问题,尤其是技术供给。产业链转向内循环的主要方面是国外断链的环节在国内找到替代,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产业链现代化,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所谓自主,要求在设计 and 研发、营销和策划、自身的系统集成能力等关键核心技术和品牌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所谓可控性即防备受制于人。

产业链转向内循环为主体的关键是在疏通产业链上下游关系中重组供应链和产业链:一方面要使中断的国际产业链环节能够在国内找到替代,另一方面失去国外订单的供应商变成推销商,在国内找到新的买家。在此基础上保持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体系的整体适配性。针对产业链上可能遭到封杀、断供的环节,在可

能“一剑封喉”的产业链环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可控性。这是现阶段产业链转向内循环的着力点。具体地说,涉及两个方向:一是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在国外的高技术环节转向国内。二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攀升。

(二)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产业链循环转向内循环的瓶颈是我国产业还处于中低端水准,需要替代外循环的环节缺乏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产业链循环由外转内的堵点在相关环节的技术供给不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着力解决与产业链需求相适配的“技术供给”,改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现状。其路径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产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需要基础研究引领。基础研究则需要在原始创新以创新核心关键技术为导向。在此基础上畅通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解决好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

服从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需要改革科技创新体制。实践证明,产学研协同创新,在协同创新的平台上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畅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路径。

三、外循环:创新导向的开放发展

(一)参与国际分工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

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意味着原有资源禀赋劳动和资源的比较优势逐步终结。习近平在2016年第十六次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明确提出,加快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的要求。所谓新的比较优势,也就是竞争优势。它不是建立在原来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基础上,而是在创新驱动基础上所产生的核心技术的竞争优势。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国际经济竞争甚至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谁能在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竞争优势理论就是把创新和技术进步列为思考的重点,这种新优势的核心竞争力是技术、品牌、服务和

质量。其中尤其要重视两个方面的优势,一个是核心技术的优势,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另一个是产业优势,就如波特所说竞争优势理论的依据:“一国产业是否拥有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竞争优势”。谋求竞争优势的基本途径是依靠科技和产业创新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相同水平的新兴产业,形成能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这体现增长的内生性和创新驱动性,也是参与外循环的支撑。

(二) 开放发展由出口导向转向创新导向

出口导向的开放模式主要表现为“利用外资→发展生产→扩大出口→扩大利用外资”或“出口创汇→扩大进口→发展生产→扩大出口”的链条,这种模式忽略了培育国内市场大循环体系。新发展格局所需要的开放发展,突出的是围绕自身发展需要参与利用国际市场、有效配置国际资源。目标在于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在开放中提升质量和效益。在新发展格局中,外循环的着力点是发展创新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创新导向的开放发展,是“以我为主”的国际分工,注重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目标是占领科技和产业发展的世界制高点。

创新导向的开放发展主要特征是以高质量的“进”促高水平的“出”,有效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首先是扩大“进”,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借助进博会等平台扩大进口,尤其关注国内循环中遇到的技术供给堵点环节的产品和技术进口。其次是升级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在有序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注重外资质量。与过去一般以“三来一补”等方式利用国内劳动力和环境资源的制造环节的外商投资不同,引进外资要以其科技水准进行选择:外资进入的环节应该主要集中产业链的中高端环节;外资进入的产业应该是国际领先的新兴产业。在此基础上的“出”则是出口替代,提高出口质量,包括以出口绿色产品替代资源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以科技密集型产品替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

服从于产业链现代化要求,创新导向的开放发

展着力引进创新资源。首先是突出高端人才的引进。过去着力引进资本要素,原因是其他国际资源包括技术和管理要素是被资本带进来的。创新导向则着力引进高端创新人才。原因是国际创新要素(包括高端科技和管理要素)是跟着人才走的。这些人才进入我国的大学、科研机构、研发平台和科技企业,可以引领科技创新和创业。其次是依靠开放式创新强化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创新导向的开放发展把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推向了开放发展的前台。自立自强不等于封闭创新,更需要开放式创新。科研部门可以通过开放性实验室、开放式研究平台吸引和引进国际科学家参与高端核心技术的研发。不仅瞄准产业链上的“卡脖子”技术,而且瞄准国际前沿技术,以最新的原创性科技引领国际国内双循环。

(三) 重组产业链国际布局

新发展格局不排斥产业链的国际布局,这是全球配置资源能力提升的重要方面。尽管某些发达国家针对我国产业链的一些环节进行断供,但不可能完全堵塞外循环的通道。在产业链布局多元化的背景下我国以我为主的产业链可以在其他国家找到新通道,其中就有“一带一路”的通道。

全球产业链的布局可以以全球价值链的思路走出去。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的价值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走出去的产业链有两个方面:一是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的国际布局;二是我国所处的全球价值链上迈向中高端环节的同时将低端环节向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延伸布局。显然,全球价值链是我国在“一带一路”上推进的国际产能合作重要平台。全球价值链在“一带一路”国家布局,相关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可以共享中国发展成果,与中国企业互利共赢。

作者简介:洪银兴,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玉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摘自《经济学家》2021年第3期)